



甬剧

# 传统小戏选

宁波出版社

王信厚◎选编

甬剧的传承是剧种的传承

非遗小戏的展演

不仅让广大观众欣赏到传统甬剧小戏

更体现了剧目和剧人的传承



# 甬剧传统小戏选

王信厚 选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甬剧传统小戏选 / 王信厚选编.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526-2804-3

I. ①甬… II. ①王… III. ①甬剧 — 地方戏剧本 — 作品集 IV. ①I23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114 号

## 甬剧传统小戏选

---

- 选 编 王信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 315040  
责任编辑 苗梁婕 卓挺亚  
责任校对 虞姬颖 王 丹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804-3  
定 价 35.00 元
-

# 序

甬剧是用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最早在宁波及附近地区演唱,当时称“串客”。1890年,“串客班”到上海演出后又称“宁波滩簧”,当时宁波滩簧经常演出的有“七十二出小戏”,这是甬剧传统剧目的早期代表作。也就是说,同全国大多数戏曲剧种一样,甬剧是从小戏起家的。2015年第3期《上戏学报》上一则消息称,早在1896年法国巴黎“新舞台”就上演过中国民间小戏《拔兰花》,这是中国戏曲第一次在法国演出,足见甬剧滩簧小戏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2007年,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地方风味的甬剧艺术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甬剧传统小戏选》的问世,正是对这一国家级非遗予以保护和传承的一种尝试。它保留了当年珍贵的史料,让我们看到甬剧早期的生存形态,帮助我们认识甬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抢救性、基础性工作。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戏虽小,但故事的起承转合、矛盾组织、冲突设置、人物刻画、主题表达,一个也不能少,且小戏投入成本较少,制作演出相对简便,所以很多初涉剧坛的

学子都是从学习编演小戏开始的。本人也如此,我二十岁初学戏剧写作时写的就是一个叫“管瓜”的小戏,不料此戏竟得以在省级杂志《东海》上发表,并被市工人俱乐部的甬剧队选中上演,这极大激发了我对戏剧创作的兴趣,从此走上了从事戏剧工作的道路。编剧如此,演员、导演也如此,戏校里很多学甬剧、越剧、京剧的小学员一开始学唱的也是小戏。可以说,无论是编导还是演员,大多经过了小戏创作或表演这条必由之路。所以当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宋臻副院长来邀我选编《甬剧传统小戏选》时,我欣然接受,不仅因为此项工作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甬剧有重要意义,更因为我的创作生涯就是从甬剧小戏起步的,我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甬剧传统小戏选》的选编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作品为限,选编《扒拉圾》《赠兰花》《拔兰花》《后磨豆腐》《后落发》《呆大烧香》《康王庙》《双投河》《还披风》《打窗楼》《庵堂相会——换桥》《秋香送茶》《双推磨》《田螺姑娘》《游码头》共十五出小戏,其中大部分选自甬剧滩簧“七十二出小戏”。“七十二出小戏”中未选入的还有《卖橄榄》《绣荷包》《卖草囤》《赠六件》《绣香袜》《绣花鞋》《双卖花》《小卖花》《采石榴》《背过桥》《车木人》《闹龙舟》《东楼会》《借披风》《过五关》《七个月》《十魂牌》《王老才》《翁郎中》《阿增算命》《背包过门》等,其中大多早已失传,少数则经过整理改编尚在演出。

目前在戏剧舞台上演出的甬剧小戏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一是从传统滩簧小戏中整理改编而来的,如本书选编的《拔兰花》《打窗楼》等。二是从大戏中选出来的折子戏,如《半把剪刀》中的《法场辩仇》,《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密室相会》,《啼笑姻缘》中的《裂卷》,《雷雨》中的《盟誓》等。三是从兄弟剧种中移植过来的,如从金华婺剧移植过来的《牡丹对课》,从江苏锡剧移植过来的《双推磨》等。四是新创作的现代小戏。从现状来看,剧团演出的小戏大多是第二、三、四类,第一类滩簧小戏演得较少。2013年,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了甬剧滩簧小戏专场演出,特地组织沃幸康等同志赴沪搜集材料,四出被挖掘复排的宁波滩簧小戏《拔兰花》《双投河》《康王庙》和《扒垃圾》与宁波观众见面,久违了的老滩簧引起了新老观众的极大兴趣,演出一票难求。2016年,我应宁波市甬剧研究传承中心之邀,将滩簧《呆大烧香》重新整理改编,由鄞州区民间剧团上演,也受到观众特别是老戏迷的热烈追捧,演出连满数十场,并参加了省戏剧节。

传统小戏的特点是草根性、民间性,其语言幽默诙谐,情节风趣生动,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又积极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故事多为家长里短、男女爱情、社会丑恶等社会生活场景的再现,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味道,反映了最底层劳动大众的思想情感。新中国成立前,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个家庭里先生喜欢看京戏(京剧),太太喜欢看绍兴戏(越



剧),佣人则喜欢看滩簧(甬剧)。所以甬剧的基本观众是最底层的劳动大众。作为大众化艺术的早期甬剧,其大量原创性的智慧、接地气的表演以及简朴的草根风格,对今天的甬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来说,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传统小戏的另一个特点是多为“二小”“三小”戏,角色有限,以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为主,如《打窗楼》《拔兰花》等。另一种以小丑为主角的戏目也不少。在这些小戏中,丑角不再是绿叶的地位,经常风头十足,这种情况在大戏里并不多见,如本书选编的《扒拉圾》《双投河》《还披风》等,都以丑角为主,反映清末民国初的社会风貌,表达了劳动人民善良乐观的生活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甬剧小戏以其短小精悍、快捷灵活的特色,在配合各时期的中心运动中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如胡小孩的《姑娘心里不平静》,李捷的《两妯娌》,谢枋的《传家宝》,苏立声(筱小民)的《朝外货》《心事》《当心飞走》等都在各个时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甬剧与沪剧、锡剧、姚剧同属滩簧系统,它们之间地理相近,人文相通,语言相似,甚至有些曲调也互为共用。因此甬剧“七十二出小戏”中的许多剧目,如《庵堂相会》《双推磨》《秋香送茶》等,沪剧、锡剧、姚剧中也有,分不清谁移植谁,剧本因改来改去也分不清作者到底是谁。

毋庸讳言,传统小戏良莠并存,粗细兼具。这些戏产生于农耕社会,当时艺人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在茶室田头自编

自演,基本上是“路头戏”,不免造成戏的形式简单、故事拖沓、语言粗俗、情节重复,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缺陷和糟粕,甚至带有淫秽色情等不健康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新戏剧工作者忙于整理传统大戏,对小戏有所忽视。本书选入的小戏有一部分经过后人不断加工整理常在舞台演出,如《拔兰花》《打窗楼》《秋香送茶》等,相对较为完整成熟。而有一部分则较为原生态,显得粗糙。在本书选编过程中,本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笔者尽量保留其原生态面貌,不作大的加工整理,只对个别明显有差错的细节和语言稍作修正。为让更多的读者能读懂,也对某些生僻的方言字词作了注释。

本书选编过程中,得到宋臻、沃幸康、寿建立、张钱苗、苏立声、王利棠等领导、老师和同事的帮助支持,特致感谢。

编者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 扒垃圾

整理／苏立声 金玉兰



## 内容提要

一个地主家的女佣在南园摘葱，遇见一个地主家的长工来扒垃圾。起初彼此很隔阂，后来想到大家都是穷人，谁也不要看不起谁，就有说有笑，成了知己。

## 人物表

女佣（简称佣） 长工（简称工）

〔佣上。〕

佣（唱）春二三月遍地花，  
娘姨<sup>[1]</sup>门外叹苦话。  
勿怨天啊勿怨地，  
怨只怨，爹娘道理差，  
理不该将奴奴终身许配陆世华。  
自从奴奴抬过门，  
镬下𦔻没柴草烧，  
镬上𦔻没米拗<sup>[2]</sup>下。  
一日三餐难以把<sup>[3]</sup>，  
四季衣衫破料作。  
总是我，前生勿修今世苦，  
今生我，做娘姨帮助该份大人家。  
讲起该份大人家，

---

[1] 娘姨：女佣。

[2] 拗：倒。

002 [3] 难以把：难掌握。

外有外当家，里有里当家。  
老板待我倒不错，  
老板娘对我有点差。  
清早爬起四样生活交给我，  
汰碗汰菜、烧水煮饭、抹桌擦凳、喂猪喂狗都是我，  
空落<sup>[1]</sup>工夫抱娃娃。  
该份<sup>[2]</sup>人家人客多，  
包子裹，馄饨下，  
抬起头来看清楚，  
眼前来到南园下，  
南园地上摘葱花。

〔工上。

工（唱）猛猛西风吹雪花，  
东门董家种冬瓜，  
西门李家种西瓜，  
大家来搭说，东门董家种出冬瓜大冬瓜，  
有些话，西门李家种出西瓜要比东门董家冬瓜  
还要大半只。  
周宿渡人种脆瓜，  
小顽<sup>[3]</sup>走去摘根把，  
老头子，搭把小椅子，

[1] 空落：空闲。

[2] 该份：这户。

[3] 小顽：小男孩。



《扒垃圾》剧照,2013 年陆小大、包君亚饰演

坐在那三岔路口咯啰咯啰骂人家，  
野猫拖去梗青笔笃旤告话，  
里旁走出我贼蛤蟆。  
为啥叫我贼蛤蟆？  
只因为我亲生姆妈来死掉，  
阿爸抬<sup>[1]</sup>一晚阿姆，  
抬来勿肯欢喜我。  
一日到夜走人家，  
候<sup>[2]</sup>我翻落桌凳下，  
利利落落由我爬。

---

[1] 抬:娶。

004 [2] 候:由。

隔壁有位阿毛妈，  
养起两只老嫁嫁<sup>[1]</sup>，  
打屎打得眼睛花，  
把我头会当烂冬瓜，  
啄落啄落嘈嘈我，  
啄起都是鸡瘡疤，  
故而叫我贼蛤蟆。  
提起阿拉屋里真正苦，  
只因为阿拉屋里祖宗三代像牛马，  
阿爷做长工，  
阿爸推小车，  
我是相帮主人家。  
该份人家家当大，  
里有里当家，外有外当家，  
在户田地该千把，  
终年收租田不下，  
长工短工有两桌，  
阔角水牛拖场车，  
两只黄牛拖犁耙。  
几样生活交代我，  
挑水劈柴、看牛出灰、汰碗倒盏、喂猪打狗都是我，  
空落工夫垃圾扒。

---

[1] 老嫁嫁：鸡。

昨日天气雨没落，  
今朝子太阳开起红花朵。  
我到外头垃圾扒，  
一条大路边走快，  
抬头来一眼看，  
介<sup>[1]</sup>大垃圾吓人扒。  
手里拿勒小钉耙，  
“吸吸嚅嚅”垃圾扒，  
喔唷喔唷又喔唷！  
扒出来都是曲蟮<sup>[2]</sup> 癞子蛤蟆蛇，  
怕是介怕，  
捉又勿会捉，  
介坏垃圾我勿要扒。  
大街大弄垃圾扒完哉，  
我到小街垃圾扒。

（扒垃圾）将身来到南园下，垃圾扒。

（白）喔唷，一枚银针！断命的，还是一根灯芯。一块银洋钿！唉！是敲破的一只饭碗底。再扒，这次运道好了，一件皮棉袄。瞎眼了，是一只死黄狗。

佣（唱）我在南园摘葱花，  
忽听得南园下，  
隐隐动动有人在讲话。

[1] 介：这样。

006 [2] 曲蟮：蚯蚓。

听听声音勿像主人家，

莫非人客到我家？

娘姨抬头看清楚，

喔唷咦，

原来陌生小乡下！

喂，乡下人！

工 嘿，我是乡下人啦！我是扒垃圾啦！老板娘，勿认得我了？

佣 乡下人，依弄错勒，我勿是老板娘，我是该份人家娘姨。

工 呀！是娘姨，勿是老板娘，格我咋看错。喂，娘姨，阿拉是扒垃圾。

佣 话声娘姨，当时哑脸<sup>[1]</sup>剥落，依人倒是狗眼乌珠看人低。

工 是该貌<sup>[2]</sup>样子！

佣 乡下人，依勿要看错人头，我会是娘姨呀？告诉依，我是此地老板娘，有意试试依心，看依咋样子对付！果然是会拨我试出。

工 老板娘对勿住，请依莫动气，总怪我勿识人头，下次我总无论如何勿会冒犯依，依总大福大量老板娘。

佣 好咯，方才话声娘姨，头颈骨像铁尺，现在话是老板娘，好话讲勿及咯讲，下趟勿可以。

工 老板娘，我下趟勿会。

佣 乡下人，莫吓煞，我勿是老板娘，是娘姨。

扒  
垃  
圾

[1] 哑脸：面孔。

[2] 该貌：这样。



工 是娘姨？格卖啥诳<sup>[1]</sup>，看样子也勿像。

佣 哪，沙头<sup>[2]</sup>又硬，乡下人，做人莫是介。看见有铜钿人奉承拍马，该<sup>[3]</sup>种势利心都是小人见识。我搭依忖头<sup>[4]</sup>两样，我看见穷人有同情心，老实讲，我可以告诉老板娘，将依赶出去，依垃圾亦是扒勿成功。

工 我晓得了。

佣 乡下人，我还有两句闲话问问依。

工 好，依讲。

佣 那我讲了。

（唱）娘姨抬头看清楚，

我看依打扮起来多凶怕，

两只眼睛光溜溜，

倒削眉毛弯下巴，

头戴帽子四开花，

身穿衣衫破，

鞋子吮根渣，

有人见，垃圾扒，

倘若吮人来看见，

勿是偷来便是拿。

工 （唱）闻听此言气动火，

[1] 诳：吹牛。

[2] 沙头：态度。

[3] 该：这。

008 [4] 忖头：想法。

走上前，骂一声，  
千嘴百舌娘姨妈，  
依话我打扮出来多凶怕，  
两只眼睛光溜溜，  
倒削眉毛弯下巴，  
身穿衣衫破，  
鞋子吮根札，  
有人见，垃圾扒，  
倘若吮人来看见，  
勿是偷来便是拿。  
该句闲话来勒讲，  
大大巴掌掴一把。

佣 喔唷，乡下人，依还要掴我巴掌？

工 当然，为啥讲我做贼？

佣 格我亦只猜想。

工 （唱）方才是依亲口话，

看见有铜钿，

勿要过分奉承拍马，

穷人要有同情心，

勿要看轻寻相骂。

现在依讲格句话，

原来依是嘴巴像白糖，

良心像毒蛇，

口是心非冤枉我，

扒  
垃  
圾

009